



英雄三生

歐陽山

英 雄 三 生

歐 陽 山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五 年 · 北 京

英 雄 三 生

歐 陽 山 著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東 四 順 德 街 同 四 號

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書號:(146) 字數:82千

開本 $31'' \times 43'' \frac{1}{32}$ 印張 $4 \frac{5}{8}$ 總頁 2

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32000

定價(6) 0.46元

內容說明

這是一部反映海南島人民鬥爭生活的中篇小說。它着重地描寫了一個農村的孤兒，怎樣在同地主、日寇和國民黨匪軍的殘酷鬥爭中，鍛鍊、成長，而成爲剛毅頑強的英雄和優秀的軍事指揮員。同時，它也表現了農民羣衆火熱的鬥爭情緒和對未來的堅強信念。

目次

一	虎口餘生·····	一
二	死裏求生·····	六
三	險處逢生·····	二七

一 虎口餘生

一千九百三十二年的時候，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已經打進上海了，可是國民黨的官員們和海南島的地主們一樣，這一點也不覺悟。他們不以國家民族爲重，總是一心想消滅共產黨。這就是說，要消滅那些工人和農民的領路人，要消滅那些工人和農民之中最優秀的兒女，要消滅那些最愛國的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最堅決的，咱們民族的精華。這難道還像一句說得出口的話麼？不過革命還是要因此而受到了一些障礙。革命的勢力從城市退到鄉村，從鄉村又退到山上。那些狂妄自大的地主們彼此互相慶賀說：『革命已經完蛋了！』那些稍稍明白事理的地主們彼此見了面，就唉聲嘆氣地說：『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。介公這一回失了一着。可是你跟那些不讀書的俗物又能說些什麼呢？』那些貧苦農民們就像失去了爹娘的孩子們一樣，受盡了別人的壓迫和欺負。

這一年春天，海南島瓊山縣崇仁鄉真是山明水秀，花木蔥蘢。崇仁鄉裏面那個昌隆村更是萬樹環抱，綠成一片。人在村外，怎麼也看不出那當中還有一個村莊。要不是排椰子樹像風車似地在叢林頂上迎風招展，幾條水牛在村外懶洋洋地吃草，過往的人還

以爲這是一個在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叫國民黨劊子手燒光了的荒村呢。

這天早上，崇仁鄉數一數二的年輕地主何九疇覺得春光很好，就閒着站在門口看了一會兒。他看見西邊牆外一行龍眼樹枝葉太稠，枒杈橫生，就自言自語地說：『看這些管事的人！人都要理髮，樹就不會修剪一下。』他說了這一句不打緊，旁邊早有管事的人聽見了，就亂烘烘忙了一陣，賬房埋怨管家，管家埋怨『花王』。後來還是趕緊去找了幾個野孩子，立刻動手來修剪那些菓樹。

修剪菓樹是很懸的活兒。凡是有爹有娘，有田有糧人家的孩子都不肯幹這個手藝。總要僱那些窮得沒有人要的孩子來搞。這些『娃鬼』整天在樹上麻雀一般跳來跳去，不會摔下來；就是摔下來葬送了個把兩個，也沒有人出頭爭氣，不跟首尾。這幾個『娃鬼』裏面，有一個家裏原是貧農，這幾年已經無家可歸的窮孩子，叫做符瓊。他今年才十歲，可是長得很粗壯，大頭短腰，長手長腳。臉孔是紫銅色的，兩隻眼睛總是生氣似地瞪大着，可是兩邊嘴角總帶着笑意。誰看見他，都能够立刻判斷他不會做壞事情。可是碰上地主老爺們就不一樣了。那些地主老爺們總覺得他不順眼，總要把他叫做『那傻子』，『那王八蛋』。那天他從早上砍樹，一直沒歇手砍到下午，在樹上蹦蹦跳跳，和在平地一樣。到中午覺得餓了，可是他不知道該上那兒去吃飯，因此，緊緊褲帶也就算

了。砍到太陽偏了西，他也不再想吃飯了，就靠在樹幹上睡了一覺。正睡到濃濃蜜蜜的時候，冷不防叫一隻黃蜂螫了一口。他那裏知道自己是睡在樹上，舉起手就去拍那痛處。這樣一顫動，他整個人就從樹上閃了下來。他的身體碰斷了一臂樹枝，這一臂樹枝掃在何九疇的房屋西南角上，把那書房屋簷的幾桁瓦給掃壞了。幸虧符瓊身手靈活，用勁扒住樹幹，這才算沒有把人給摔下來。一個年紀大一點的夥計恐嚇他說：

『不得了，小瓊，你在太歲頭上動了土！』

符瓊摸摸自己的腰，非常疼痛，可是他還裝做沒事兒一樣開玩笑說：『那不怪我，誰叫他的樹長得不牢，房子修得不結實。』

離不遠又有一個孩子在樹上大聲對他說：『小瓊，別硬嘴，趕快去跟九少爺求個情吧！他當真不會饒你的，事兒不小哪！』

符瓊不知道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反而哈哈大笑起來。『要求情你們求去，』他說，『我不求。大不了我賠給他。看那何九頭能把我……』

說到這裏，只聽得樹下平地一聲雷，有一個大嗓子狂怒吼喊起來：『誰？你們說誰？王八蛋！通通給我滾下來！滾下來！』好一會兒，他們這些樹上的好漢們都不知道是誰在底下鬼叫狼嚎，後來有一個管家用比較小一點的，生氣中還帶着恭敬的聲音叫道：『下

來，你們通通給我下來，這不是，九先生來了。」孩子們聽出是管家的聲音，跟手就撲通撲通地，像猿猴一般地一個一個跳下來了。

『你們等着瞧！看我敢不敢把你們的腦袋一個一個給砍下來！就像斬瓜切菜一般給你們通通砍下來。你們只管等着瞧！』

孩子們在何九疇和他的管家面前一字排開，靜悄悄地站着不動，在聽着別人說要砍掉他們的腦袋。有幾個孩子還用手摸摸他們自己的脖頸。那年輕的大地主搶前一步，露出要吃人的樣子，可是這回聲音倒壓得很低，說：『好的，好的。你們之中，那個有本事的，說要賠給我房子的？那個說我的樹長得不牢的？那個說我的房子修得不結實的？那個……』他本來說『那個把我叫做何九頭的？』後來一想不好，就沒有往下說，只是用眼睛把大家掃了一下。往後他又想把那個犯人試出來，就陰險地哄騙他們道：『他如果是個誠實的孩子，他就站出來吧！』哄騙完了之後，他就擰歪臉，自鳴得意地緊閉着嘴唇。

符瓊知道這何九頭的脾氣，只管讓他罵一頓，以後每人對他賠個罪，每人讓他打兩個耳光，再加上明天每人給他賠一天工，也就沒事了。可是他不能夠這樣做。他想，一人做事一人當，不能夠連累別人。他縮起鼻子嗅了一下，好像他嗅出什麼臭氣似地，隨

後就一板正經地從行列當中走了出來。這孩子雖說結實，但到底才不過十歲年紀，身體還很矮小。加上滿臉灰塵，衣服破爛，打着赤腳，頭上身上還掛着幾片樹葉，看來只是那麼一點小東西。他走上前來，小心謹慎地說：

『九先生，是我弄壞了房子。我認了。』

何九嚙發覺有那麼一團小東西往進他的眼底，開頭也很吃驚，心裏想，「好大胆的小強盜，居然敢直認！」嘴裏就罵着：「好，你認，你賠。你拿什麼賠給我？你憑什麼叫我九先生？你心裏想叫我做什麼？」嘴裏罵着的時候，巴掌也跟着朝符瓊的又小又硬的臉上擲過去。

符瓊的心裏發慌，臉上麻辣辣地發燙。現在他明白，對這何九頭認錯是沒好處的。

這樣，他既不退後，也不閃躲，直着脖子站着。他那兩隻本來瞪得很大的眼睛冷冷地望着那打他的人，兩邊嘴角還帶着那含糊不清的笑意。這也許不是真笑，倒是賭氣，倔強，還攪着些不恭敬。地主覺得自己的威嚴受了輕視，更加打得兇。符瓊這一下完全明白了：何九頭今天是有心挑刺兒了。他不是要賠，不是要罵，也不是要打，是要降住自己。『可是，出洋相麼？』那窮孩子想，『這可辦不到。我後面還站着一大溜人哪！』他既不準備對那年輕地主讓步，於是就一聲不吭，由他擺佈。

這也真是的。打了那麼久，倘若符瓊開口求饒，事情也許就算完了。可是他偏不。他好像有意要在今天當着衆人殺一殺何九先生的威風，再疼痛也都忍着，看他怎麼下台。忍到實在忍不住了，汗水流了滿臉，臉也腫了，他就使勁咬着嘴唇，一直咬到流出血來。又打不多久，何九疇手也酸了，氣也喘了，事情還沒有了局，他覺得自己都快發瘋了。他偷望一望周圍，那班野孩子全溜掉了，旁邊只站着一個管家，呆頭呆腦地站着不動，也不幫他一點忙。他覺得自己很孤單。他覺得自己很丟臉。他覺得大家今天都跟他作對，故意叫他在一個窮孩子面前掃盡威風。他順手拾起一根樹枝，出盡吃奶的氣力向符瓊抽打，嘴裏斥罵那管家：『你站在這裏幹什麼？還不給我拿大棍子來！』大棍子拿來之後，這分量就慢慢加重，頭上，臉上，手上，身上都受到衝擊，符瓊全身麻木，逐漸覺得有點難以支持。可是他下定決心，今天一定要戰勝這個何九頭，就咬緊牙關，閉上眼睛，堅決抵抗。後來實在支持不下去了，他就搖搖晃晃地倒在地上。可是他心裏還明白，他到底是沒有叫何九頭降住。

看到這個局面，站在旁邊的管家這才拉拉何九疇的袖子，指着地上說：『已經死了，那傻子已經死了。九先生，再打也是白打了，都打在泥土上面了。歇一歇，別氣壞了身子。』那管家早不攔他，遲不攔他，等他差不多和符瓊拚完了才拉他。這件事也叫他很

生氣。但是，他已經沒有勁兒生氣了，就拄着棍子，彎腰站着喘氣。

『死了好！死了好！叫人把他擱在村子外邊給狗吃！』他拚着命大聲叫嚷，掩蓋自己的心虛。他想指一指符瓊的屍體，可是那眼睛早叫血光蒙住了，什麼都看不見。管家攙扶着何九疇回家，他連路都不會走了。早有別的幾個男女傭僕出來，七手八腳把符瓊抬到村子外面，丟在一棵香蕉樹下。

恰巧本鄉昌盛村有個過去曾經顯赫一時，如今已經家道衰落的地主潘大鈞，這一天同一個風水先生看罷祖墳，路過昌隆村，聽說何九疇打死了人，就繞道經過香蕉樹下來看熱鬧。他看見那奄奄一息，年方十歲的小孩子，並無半點憐惜之心，只是握住鼻子，用腳踢了踢他，回頭對風水先生說：『依你看，這小雜種死了沒有？』

風水先生用衣袖籠住嘴巴說：『保不住已經斷了氣了！』

潘大鈞搖搖頭，很不以為然地更正他：『不對不對。這小共產其實並沒有死。他這叫做假死。你不信我們打個賭。大凡人一真死，一定有蒼蠅叮住他的眼睛嘴唇，如今蒼蠅只管打白鴿轉，却不肯落腳。這就證出他並沒有真死。』

風水先生十分寒酸地搖頭擺尾反駁他：『不信不信。打成這樣還不死，除非真命天子才有這麼大命。』

潘大鈞點頭嘆息道：「正是好人不長命，禍害幾千年。嘻，不過話倒說回來，如今該輪着他何老九發了。你看好一個威風凜凜的暴發戶，打死人不算數。可是你也別小看，我潘家。要說起我家先父當年的氣派，那比他們還要闊氣得多了。就連九少爺他本身，我們也敢打他一個半死不活的呢。」

兩人一邊說說笑笑，一邊拍袍甩袖地走了。

*

*

*

原先符瓊有家的時候，他們有個姓劉的鄰居，夫妻務農，生活貧苦。單生一個女兒，名叫梅英，今年才八歲，生得臉圓眼圓，尖嘴尖下巴，又懂事，又會做活，十分可愛。她和符瓊在一塊玩耍長大的，兩個小孩兒家非常要好。人家都說符瓊有點傻，她正喜歡符瓊那股傻勁。這天她爹媽都去趕市去了，只剩下她在看家。聽見過往的人說符瓊身遭大難，她心裏又疼又怕，想出去看看又不敢，只是自個兒哭，哭得十分傷心。看看天色已經不早，太陽照在椰樹後面，把金剛的巨掌似的樹葉照得金光閃閃，她坐在竹椅上，兩手抱着腦袋，喃喃自語地說：「唉，小瓊，你死了我都不能給你送終。我多麼想一飛飛起來，給你送一碗水……可是你叫我怎麼辦哪，怎麼辦哪！」

這時候，居住在別的村子的老木匠林老爹和獵戶黃才相跟着走過她家門口。他們看

見劉梅英哭得滿臉通紅，就問她爲什麼這樣傷心，是不是有誰欺負了她。梅英看見這兩個救星，一手揪着一個人的衣服不放，嘴裏哭嚷着說：「大伯，你們來得正好，快搭救一下吧！咱們村子打死人了！小瓊叫那何九頭活活地給打死了！他死得好苦哇！」

獵戶黃才是一個黎族人民，性急仗義，聽着聽着就火起來，掙着胳膊直叫：「有這樣的事情？光天化日，敢傷害人命！我去找你們那何九頭問問看！」

老木匠林老爹見的世面多，閱歷深，就攔住他道：「別使你那牛性子。人家正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才傷害人命的。你奈他什麼何？沒見過你就問得出個究竟來。走吧，咱們且到村外去看看，好歹還能給他收個屍首回來，也不枉咱們和他爹符海相處一場。」

他們三個人走到村外，就在那棵錦旗一般的香蕉樹下，找到了符瓊。說起來也真是奇怪。他的身體雖然不動，兩隻叫血泥糊住的眼睛却張開着，眼珠子還在滴溜溜打轉。他沒死哪！一見這種情形，三個窮人歡天喜地，跑上去，蹲下來，直叫喚他的名字。梅英單腿跪在草地上，扶起符瓊的上身，用小手不停地去摸他那剃光的硬腦袋。符瓊因爲疼痛難忍，鼻子裏唔，唔，唔地哼着氣，兩眼嘩啦啦地滾出大顆的眼淚來。黃才趕緊伸手在左近的地上拔草，要給他擦血。林老爹連忙拉過他褲叉上吊着的一塊破布片，給他蓋住那扯碎了的褲襠，嘴裏還安慰他，叫他別哭。梅英一面歡喜，一面傷心，心中却

也暗地驚奇。她和符瓊從小一起玩耍長大，只見他像猩猩野人一般蹦來蹦去，却沒見過他哭，這陣子手忙腳亂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符瓊勉強舉起一個手指，碰碰她的花布衣襟，又朝自己臉上晃了兩下。梅英明白了，就抓起衣襟，輕輕替他擦淨臉上的血跡和眼淚。末了，符瓊用蚊子一般的聲音，很吃力地說：『把我扶起來。把我扶回家吧。……』說完就閉上眼睛不動彈了。

林老爹一聽他說要回家，鼻子一酸，眼前的景物就模糊起來了。其他兩個人也登時楞住，臉對臉說不上話。這不是分明在說胡話麼，他那來個家呢？梅英不管這些，只巴不得什麼都答應他，就輕輕搖着他的腦袋，甜言蜜語地哄他道：『小瓊，瓊哥哥，醒醒吧，醒醒吧！我扶你起來，我扶你回家。快不要這樣。醒醒吧，走，我扶你起來，我們回家去。』

符瓊還是不言不語，不動也不答腔，軟撻撻地靠在梅英的腿上。林老爹沒法，只好勸梅英道：『小姑娘，快別孩子氣了。他那裏有家呢？難道咱們把他送到樹上去麼？你看，日頭快落了，咱們趕快來商量商量吧。』他們三個人就在草地上，圍着符瓊坐着，林老爹和黃才就商量起來。梅英見他們兩個大人只顧商量，一點不理自己，低頭想了一會，就插嘴說：『把他抬到我家裏去吧。』黃才說：『這你又在說孩子話了。你們三個

人一張床，擠都已經擠不下。你叫他睡在砧板上麼？」梅英聽見那獵戶駁她，分明是瞧她不起，很不高興，閉着嘴唔，唔，唔地撒嬌。黃才說：「這孩子看來傷得不輕，一會兒有個三長兩短的，你我可担待不起。我看還是去找他爹。能送就給他送到海口去，不能送，好歹也得給他報個信。」林老爹說：「這也不中。要走幾十里路去給他爹報信，路太遠了，正所謂遠水不救近火。再說符海哥既沒個一定的活路，也沒個一定的住處，海口市那麼大，不是三街兩巷的地方，只怕找也找不到。」

後來商量來商量去，還是決定把他送到單身漢陳福華家裏。陳福華會使兩路生草藥，好歹還能救他一救。

*

*

*

陳福華已經三十多歲年紀，還沒有娶妻。他家離村口不遠，有一個爛草院子和一個黑魃魃的房間。他們把符瓊措到他家裏的時候，他正蹲在屋簷下修理板凳。林老爹一手拿過他的斧子，替他修理板凳，一邊就一五一十地把何九頭的罪孽數落一番。陳福華搔着腦袋說：「我剛從地裏回來，村裏出了事，還一點都不知道。這樣吧，你們只管把他留在我這裏，回頭我一看，給他灌點藥，敷點藥。只是——」他把手指捏成一撮，像一個鵝頭似地對自己的嘴巴點了幾點，接下去說：「病人是要這個的。我不瞞諸位，我

可沒有這個。」那兩個外村人笑了一笑，答應給送糧食，就把符瓊安頓下來，各自回家了。

這裏陳福華忙着把符瓊平放在自己的床鋪上，替他把渾身上下捏捏揉揉地看了一遍，就忙着去燒開水。水一燒下，就忙着出去摘生草藥。藥摘回來，就又忙着拿飯碗和菜刀把子來搗藥。梅英悄悄地把家裏的米盛了兩大碗送了過來，還特地給符瓊弄來了一小碗鹹蝦醬。看見陳福華沒空，她又動手給他們熬起粥來，一直到天快黑才回家去。二更時分，符瓊氣悠悠地甦醒過來，只聽得他面前有一個男子輕聲叫着：「活了，活了。」過了好大一陣子，他才認出那是陳福華，心裏十分狐疑。這一天的事兒，他一下子記不起來。現在却睡在床上，床前還點了燈，燈下還擺着一碗冒煙的熱粥，香噴噴的。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是誰把自己像王爺一般供奉起來呢？他一點也摸不透。後來陳福華也不和他多講閒話，只顧餵他吃粥。符瓊嘻嘻呼嚕喝完了兩大碗稀飯，舔舔嘴唇，又平平靜靜地睡去了。

地主何九疇回到家裏，越想越生氣。他想符瓊這小賊子，一身粗骨頭賤肉，活了算白活，死了算該死，自己身嬌肉貴，犯不着跟他一般見識。越想越不值，越想越發抖。後來飯也不能吃，覺也不能睡，一天到晚只是打嗝兒，吃下去整瓶整盒的膏丹丸散，竟